

行走者

花沟纪行

林海

花沟，听听这个名字，就感到不同凡响。铺满鲜花的山沟，那是怎样的所在啊！

著名散文家杨朔那篇脍炙人口的《海市》竟然提到了花沟，“岛子上有一处好景致，叫花沟，遍地桃树，年年桃花开时，就像那千万朵朝霞落到海岛上来”“这真实的海市并非别处，就是长山列岛……”这些美誉，让我自豪了半辈子。

一

花沟，是长岛一个小渔村，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每年春天，野桃花、野杏花开遍山沟、山岗、村庄，花香能飘到海上；站在花沟，隔海相望，庙岛、烧饼岛、大黑山岛、小黑山岛、钓鱼岛等众多岛屿青山如黛，星罗棋布，像一串翡翠撒落庙海湾，美得让人舍不得离开。

我跟花沟很有缘，山那边是我家乡的村子。十四五岁时，我翻山越岭在此上初中，二十岁从本村小学调到北长山花沟联中任教。今年夏末，我随“文化名家长岛采风团”再次走进花沟。

采风团游到月牙湾时，《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老师问我，杨朔《海市》里写的花沟在哪儿？我告诉他，就在山那边。他饶有兴趣地提议，去看看吧。提议引发了岛外作家们的好奇心，我也很想再去走上一遭。

车一路快行，很快来到花沟村口。一下车，大家便被路边墙壁上书写的“海上仙山，幸福花沟”八个彩色大字吸引住了，纷纷在此拍照留念。

作家们沿着杨朔当年走过的路径，要寻寻今日海上仙山里仙人们的生活轨迹和真正海市的模样。

那漫山遍野的野桃花、野杏花早已过了时节，随处可见人工栽植的月季、木槿、石竹等，草木葳蕤，鲜花盛开，像大地上、树杈里拱出的一串串笑脸，随风摆动，恭候客人，花沟有了新意。

不远处，矗立着一座二层小楼，小楼上镶嵌着“佰荣瀚”三个醒目的大字，妥妥的海景房。花沟村党支部书记梁兴厚告诉大家，这是一处民宿，山东荣军联盟成员单位，民宿主人名叫王涛，是一名退伍军人。这几年，他与妻子梁晓霞搞起了民宿经营，房间内配置极高，智能马桶、智能窗帘……许多设施都是智能的。今年，他又投资200多万元把老宅也改造成了二层楼民宿，取了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山海云隐。

兴许是小时候受身边众多军人耳濡目染的缘故，我对当兵的人和曾经当过兵的人始终怀有好感，本就认识王涛，今天又对他增加了一份敬意。

二

作家队伍走过当年北长山守备部队遗留下来的洗澡堂、机关食堂，慢行至一座大院门口，简易门楼上镶嵌着“岛上来信”四个蓝色大字，两侧门柱上写着对联“铁血营盘安故垒，春风酒店伴归人”，红底黄字，仿佛把人们又带进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看得出来，这是有心人利用部队旧址搞的一处民宿。大院内是一排排八角楼样式的独门苏式建筑小院。小院都是石头墙，墙上写着毛主席语录，院内分散着绿竹、紫藤、青草等绿植。院外小路上整齐地排列着梧桐、银杏、海棠、白蜡等乔木。这里大院套小院，庭院皆风景。

五十年前，师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的孩子与我同班共学，他们有时也会上课走神，望望窗外绿色的杨树叶子，鸣啭的小鸟，憧憬着美好的爱情和未来；体育课上，他们与我们农村来的孩子一起摸爬滚打，亲密无间，毫无娇生惯养和骄傲自大的模样，有时也会为了一点小事跟我们干仗。打够了，又跟没事儿一样和好如初，与刘静笔下《父母爱情》里那群孩子没有二致。

随行的原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许晨老师告诉我们，据考证，《父母爱情》的摄制组成员为了拍好这部戏，曾经专程来此考察，回去后，在北京和青岛照此模样搭建了实物模型，并拍出了大家百看不厌，争相传颂的，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长山列岛守岛部队生活为背景，以无数个军人家庭为原型的家庭情感剧。

在一处由部队首长原住址改建的民宿里，屋内一堵有意搭建的砖墙上，糊满了旧报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报》《解放军报》等诸多报纸，仿佛在诉说着改革开放初期那如火如荼的动人故事，我不由得为民宿老板的创意暗暗叫好。

三

趁着大家流连于此，探寻《父母爱情》剧情余波的间隙，我找到北长山花沟联中原址，希冀找回我那青葱岁月的痕迹。那时，我在花沟联中当语文老师，每天起早贪黑，翻山越岭，有时穿越部队坑道到学校。中午，我们几个同事留校休息，赶上潮汐合适，便手提水桶到海边赶海。挽起裤腿，走进海里，水清澈见底，海草在水里漂来漂去。翻开石头，经常会在石头上发现一片小海螺，“花肉”“香肉”“辣肉”“蠔肉”倏地翻到水底，被我们一把抓进桶里。一个个“大白盖”和“赤甲红”螃蟹龇牙咧嘴，见到人来，飞快钻进石头底下的礁石洞里，我们便与其展开肉搏战，须臾功夫，就能抓满了几大桶螃蟹和各种小

海螺，乐得大家一直合不拢嘴。

回忆间，一辆校车停在前面，车上下来几个小学生。现在的中小学生上下学都是车接车送，与我们那时翻山越岭上下学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我为孩子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度里感到欣慰。比起那些战火中的人们，我们还有啥理由不好好珍爱伟大的祖国呢。

返程时我发现，花沟村渔家民宿招牌随处可见，梁书记告诉大家，村里绝大多数村民都搞起了民宿经营，大家尝到了勤劳致富的甜头。我不禁感叹，杨朔笔下人间海市里的渔民真的是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啊。假如杨朔先生还健在，他又会怎样书写这处人间海市呢？

走回下车的地方，看得出大家已有些流连忘返，还想再寻些可以拍照的地方留影。海边新安置了专供游人拍照的“花沟”两个大字，字上面立着红心。紧挨大字，是一座月形设施，上面可坐可躺，据说晚上“花沟”二字和月形设施会被灯光辉映得如同人间天堂一般，游人如织，争相拍照。

不远处“流浪落日”四个大字更是勾起我的无限遐想：庙海湾里，夕阳西下、微波荡漾、鸥鸟飞翔、渔翁垂钓，小船轰鸣着驶向诗和远方。船头激起两排白色浪花，一群人弯着身子在夕阳下赶海，一群人在海边用摄影机追着“流浪落日”，这幅画面想想就会让人心醉。令人自豪的是，这种场景在长岛海边比比皆是呢。

此时，天上流云滚动，山海间飘动着白色云气，有时似一条白丝带缠绕在庙岛之上，山尖子忽隐忽现，像是要出海市的样子。

海市是远距离外地实物在当地出现的一种虚景，四季均可出现，春季和夏季多些，长岛、蓬莱一带大多出现在春季。因为它太过于虚幻，也太过于空美，常常会引人入胜，茫然追寻，以至于杨朔先生的《海市》发表后，引得无数人至蓬莱、长岛寻找海市蜃楼。杨朔先生说，他一生仅见过一次海市，海市原本就是虚幻的景象，可遇不可求，我长这么大，而且大半辈子都身处海岛，也仅见过一次海市，海市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天傍晚，我从县委办公室刚下班，不知谁喊了声“烽山出海市了”，我们几个秘书急忙搭车赶到烽山附近，向东北砣矶岛方向张望。只见海天相连处，一排城堡清晰可见。城堡不断变换着模样，随云移动，美轮美奂，看得我们几个秘书好不过瘾。后来想起这件事，我们猜想，那城堡应该是长岛对岸丹崖山上的蓬莱阁凌空飞来了。

这次，我们虽然没等来那虚无缥缈，让人痴迷的海市蜃楼，但我能在杨朔的《海市》里提到的人间海市——花沟再次转上一圈，走上一遭，又能兴奋好几天。

诗歌港

罗山三叠瀑

紫苏

是谁将银河斜挂
在罗山的臂弯里
漾成三叠清嘉
在新晴的镜面上
写着隽永的问答

当秋风细裁红叶
当晨曦穿过雾华
整座罗山
开始书写一卷
关于秋天的书法

以水为墨 以石为简
以瀑为笔 以渊为砚
写给长风 念给山川

万枫微醺
三叠瀑的平仄
依然在岩壁上押韵
掬一捧飞湍
采半岭烟霞
且将山光酿作酒
待冬雪纷飞
与群山对酌

方知这冷冽里深藏的
并非只有秋瑟
还有天空
无垠的辽阔
还有岁月
最初的执着
还有时光
不倦地跋涉

秋天的颜色

王兆娟

秋天有多少种颜色
我未曾细数
但眼前的红枫燃着烈焰
绿叶缀着清霜
层层叠叠
漫过眼帘
也漫进心底
究竟是霜华点染出的秋红
还是秋阳焐热了霜色
风一吹
满世界的斑斓都在低语
原来秋的颜色
从不是单一地涂抹
是叶与季的相拥
是岁月沉淀的通透
它藏在叶的脉络里
也藏在心动的瞬间里